

## 茴草房

□ 陶春

我的家乡是安徽农村的一个小村庄,地处江淮丘陵,土地贫瘠,又不适合大面积耕种。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个很不光荣的称号:国家级贫困县。

贫困县没有很好的物质条件,能吃饱饭就不错了。至于住房,那只能是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了。

我父母结婚时,是自己动手建造的茴草房。房子上面用茴草铺顶,下面用土坯作墙。茴草是一种挺拔的植物,土坯经碾轧坚硬如砖,两者结合,房子可历数十年不坏不倒。因此,用茴草盖的土坯房在父亲那个年代算是好的了。

在水稻收获完成后,把带着稻茬、尚存收割气息的湿漉漉的农田用石碾轧实,然后放线,用专门的犁刀把农田划成一条条深约20厘米的纵横相交的线,形成一块块长方形的格子。再用专门的铲锹,前面两个人拉绳,后面一个人挥铲,三个人共同“嗨哟”一声,一起发力,平铲起一块块土坯,侧放在田间晾晒。晒干后,这些二三十斤重的土砖,被独轮车推到村里,就可以砌房子了。这种土砖含有大量的稻秆纤维,厚重而结实,在墙体外面再糊上一层麦芡(小麦脱粒后的壳芒混合物)和成的泥巴。墙体完成后,在墙上架起桁架和房梁,钉好竹竿做的椽子,椽子上铺上芦席,芦席上糊上泥巴,再从下往上层层覆上厚厚的茴草,草根朝外,然后用拍笆将草面拍平拍实。茴草虽然结实难腐,但质地较硬,在屋脊的搭接处,还得铺上厚厚的稻草。稻草软而服帖,伏在房顶上,不易漏雨,但是容易腐烂,过几年就得换上新的稻草。记忆中,修房顶时就会请上几个人,地面的人用力把扎成捆的稻草甩上屋檐,屋檐上的人再接力甩上屋顶,屋顶的人则骑在屋脊上,接过草把,把稻草在屋脊上捋顺、挤紧、铺实。这个活看似简单,但是要爬高爬低,又没有安全措施,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主家都要找踏实有经验的中年人上去。

茴草房冬暖夏凉,十分适宜居住。茴草房的另一个性能就是能保持一定的湿度,空气湿度太低则土坯蒸发出部分水分以提高空气湿度。梅雨季节湿度太大土坯则能吸收部分水汽以降低室内小环境温度。记忆中,夏天没有空调,但屋内并不觉得太热。三伏天的时候,父亲就在地上铺一块大棉布,躺在棉布上午休,很凉快。不过地面湿气大,后来父亲得了肩周炎,胳膊抬不起来,大概就是那时候在地上睡觉造成的。

茴草房的中间两间一般会用桁架来支撑,桁架是脸盆口粗木料打造的,家家都会在架上拴几个钩子,可以挂很多东西,冬天的腊肉、要防老鼠的庄稼种子、饭篮等,甚至还有贵重的东西。最能体现桁架作用的是快过年的时候,家家都要磨豆腐,这时就在架上吊两根绳子下来,挂在石磨的木架上,两个人推动木架,让石磨飞快转动,辗出生豆浆。时间一长,桁架上被勒出了一道道印痕来。

我就是出身在这茴草房里。在茴草房里,我哭过、闹过,受着宠、撒过娇,也被揍过、罚跪过。茴草房里,有我最懵懂的童年时光,最热闹的大家庭生活,最温暖的亲情。

我们慢慢长大,哥哥到了娶妻的年龄,父母一咬牙,在草房后盖起了四间瓦房。这是我们小村庄最先盖起的瓦房,成为我们幼小心灵里最为荣耀的事,那时还想不到,几间瓦房饱含着父母多少的辛劳。

父母还在茴草房里住,哥哥嫂子住在瓦房东边房间,我和小哥住在西边房间。我在西房度过了少年时光,写下了一首首稚嫩的诗歌,做了无数次青春的畅想。

时光在静静地流淌,拔高了我们,催老了父母。母亲来不及看到即将出生的孙子孙女,就积劳成疾,猝然离世,来不及留下一句话。父亲开始一个人守着茴草房,无数个夜晚,用纸烟消弭孤独。

后来,我和小哥先后参军离家而去,二哥也到城里做起了小生意。再后来,父亲被接到了城里,茴草房只有灰尘、蛛网和雨渍来陪着它,填充着它的虚无。

也许茴草房是有灵性的,没有父母相伴,它觉得存在已没有必要,开始东塌一块西塌一块,预告它的生命即将终结。

是的,我相信,茴草房是有灵性的,它还在等一个人……

父亲没有等到春暖花开燕子衔泥,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家乡,把身体和灵魂都放进他的茴草房,然后把茴草房一起带走了,带到了母亲那里。

冬暖夏凉的茴草房又可以陪着父母了。我们在各自的城市安了家,买了小房子,换了大房子。房子虽大,却少了热闹,没有灰尘,却多了乡愁。我们在为自己打拼,在为下一忙忙碌碌,可总是一种漂泊的感觉,心里不踏实。

我们在茴草房的地基上又建了几间砖瓦房,每年回家祭祖,都要在这里流连一番,试图寻找一些过去的记忆,触摸到茴草房里的父母。

每次回家,老屋前的荒草都长得很高,我们认真地老屋和父母坟前的荒草清理掉,虽然知道它们还会再长,但我们必须去做,我们要让父母知道,生命仍在成长,老屋还在延续。

一百多年前的一个大雪夜,8岁的冰心帮着母亲将几十本书刊一卷一卷地装进肉松筒里,那些都是同盟会宣传反清的刊物。她们将肉松筒逐个仔细封好口,第二天寄了出去。不久之后,收到各地的来信说:“肉松收到了,到底是家制的,美味无穷。”冰心天真地问:“那些不是书吗?”母亲轻轻捏了她一把,附在她耳边叮嘱:“你不要说出去。”

冰心出身于福州三坊七巷,自小就随当军官的父亲辗转上海、烟台等地,但不管到了哪里,故乡的味道总是长留舌尖。“文革”期间,年已七旬的冰心曾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在给人写信时,提到从小就爱吃的肉松:“昨晚晚饭是在食堂打的饭,还比较烂,加上开水,在医务所炭炉上热了热,就肉松吃了二两,很饱。”在医生的逆境中,冰心依然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情绪,而一撮肉松,松软鲜香,犹如和风暖阳,

## 吟啸且徐行

□ 王春鸣

会心。“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清高疲惫的人,谁的心底没有这样的感喟呢?

但是他兜兜转转,几番转折,会把辛弃疾的不平全部放下,在他的文字里,烟火气欲,人间悲欢,很容易上升为玄思哲理。譬如我们看到“月有阴晴圆缺”,可能也会联想到“人有悲欢离合”,进而发出“此事古难全”的叹息,但是又有几人能想到还可以“千里共婵娟”呢?所以我们可以为他通达、超脱,可实际上他并不乐观,只是在看破世事之后,不断地安慰自己,妄求超脱罢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许多文人士大夫,都很怪,大约是从陶渊明开始吧,一边“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一边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在“五岳寻仙不辞远”之前,也曾得意洋洋地入京供奉翰林,几度失意之后,入世之心不减,又踌躇满志写下《永王东巡歌》,直到被流放。他们归隐、遁世、寻仙,最起码在一生中的某些阶段,是灰心丧气地对政治退避三舍。苏轼同样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典型,饱读儒家诗书,有洋洋洒洒的《上皇帝书》传世,也曾参与熙宁变法,还谴责过李白站队错误效忠永王李璘。不同的是,苏轼从来没有真正归隐,遣怀之词的结尾,也总是一派光明与超脱。但是,却让人感觉到更真切的厌世和退避。他在风雨中吟啸徐行,可以说是名士风度,反正已经倒霉透了,后面是雨,前面也是雨,不如就慢慢走着,随它去了。遇到人生中其他的风雨,苏轼也是如此对待,不如意事太多了,就无所谓了,反而潇洒了。

宋人笔记中传说,他写完了那首著名的《临江仙》,就把冠服挂在江边,长啸一声,驾舟而去,“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把听说了此事的当地郡守吓得要死,以为“州失罪人”,到处找他,却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去“江海寄余生”,而是在家里鼾声如雷呼呼大睡。为什么呢?大约因为他此时已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了吧。他的哀伤,超越了具体的政治哀伤,是对整个存在,整个社会产生

了怀疑和厌倦,既然退无可退,不如原地呆着吧。从前年轻的时候,我过三五年就要辞一回职,但这次在一个单位已经呆了整整八年了,并不是那里特别好,就是觉得你能辞到哪里去呢,在哪里还不是一样要穿衣吃饭。这样一想,我也就模仿着苏轼,在苟且中吟啸徐行了。

进取和归隐,出世和入世的矛盾贯穿了苏轼的人生。这种矛盾,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封建士大夫身上,我们都曾隐隐约约看见过,就像前面说到的陶渊明李白,但是身在太平盛世却忧思满怀,继而质问存在的意义,也只有苏轼了。我猜曹雪芹也是读透了苏轼的,不然哪有《红楼梦》的“悲凉之雾,遍布华林”。

也曾想过苏轼的这种厌世从何而来,具体的人生挫折之外,可能也有知识分子独有的敏感与精细。读前年赤壁赋,忍不住再三吟诵“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之类的句子,其中深沉的悲哀不言而喻。人与人的交往,人对物的占有,都是短暂的,只有在永恒的自然,壮阔的宇宙面前,才会有所领悟,再反观自身,就会充满落差感。苏轼就是十一世纪的海德格尔,他的诗文,就是中国版的《存在与时间》了。精神文明的危机会拨动深沉敏感的思想之弦,“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所共适”,这样的排遣,是古往今来多少文人的不得已。但苏轼是运用哲学之思,辞别日常俗务的高人,也擅长三言两语,就让他诗词的人,从他的厌倦、怀疑中走出来,无法决定存在与否,却可以决定如何存在,决定什么是适合做的或者值得做的。苏轼和海德格尔一样,也不吝于给我们这样的启示。

所以他比辛弃疾,更适合坐在我们对面。我读现代诗人胡弦的诗,同样很有感触,“如果你忧伤,漫天大雪都是你的。而穷人只要剩下的:几块牛粪,一只在雪中刚降生的羔羊。”所以我想,难过的时候也许不应该只是抬头看月亮,而应该去做一点体力活。“穷人并不难过,只是,搬动较大的石头时有点吃力。”这反过来可以解释辛弃疾的不平,苏东坡的忧伤。

有人仰望星空,有人只能脚踏实地。



晨光  
苏建新 摄

## 母亲李桂英

□ 王策

李桂英今年75岁,丈夫去世得早,她是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的。奔波操劳中,无情的岁月在她面庞上刻下深深的皱纹,加之体弱多病,她显得比一般同龄女性更加苍老,多年前又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记忆力大幅衰退,使得风烛残年的生活更加艰辛。但她始终都清晰记得自己的儿子是多么优秀,她以儿子为荣,逢人便夸儿子多么孝顺、多么有本事,街坊四邻听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只是,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没有见过他的儿子。

那年春节的除夕,李桂英为了和儿子一起过个年,特意置办了一桌菜,把一双碗筷整齐地放在桌上,然后便开始坐在窗边凝视窗外。邻居们路过,便问候道:“儿子要回来过年啦,这么早就开始等!”李桂英兴奋地回答:“是啊,他没有钥匙,我等着给他开门。”语气

比以前响亮了几分。生活的艰辛磨平了她的心绪,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她开心了,儿子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

晚上8点钟了,春晚已经开始,儿子还没有回来,李桂英纠结地拿起电话。她知道儿子工作忙,平时从来不会轻易打扰他,甚至还经常主动提醒儿子:没事不要老往家里跑,要把工作干好。但今晚是个万家团圆的日子,她抑制不住地想儿子了。通常每年这个时候,儿子只要没有加班,也从不会缺席对她的陪伴。李桂英鼓起勇气拨出了她唯一记得住的号码后,却始终没能打通。失忆与幻想中,这位年迈的母亲并不清楚,她的儿子已经因公牺牲了。儿子是一名刑警队长。儿子牺牲后,李桂英孤零一人地生活。过70大寿的时候,亲朋好友们为老人家办了一场寿宴。当天,亲友齐聚一堂,菜已上桌,

还不见儿子回家,李桂英便招呼大家边吃边等,并向大家做解释:“他忙的,等会儿就回来了。”生日宴正常进行,小辈们逐个给李桂英祝寿,长辈们若无其事地聊着往事。寿宴结束送走了客人,李桂英又一个人独自坐在窗边,等候她再也回不来的儿子。

对失忆中的李桂英而言,所有变故都不存在,她脑海里始终刻着儿子小时候迫不及待要动筷子的过年场景;刻着自己60岁庆生的场景。对母亲而言,心中有儿子,儿子时时在。

不久前,李桂英居住的老房子进行煤气管道改造,需要把周边物品清理干净,老人即便腿脚不便,也硬是没有打电话给儿子,而是请邻居帮忙找了搬家公司,此后她逢人便这样解释:“搬运费是我儿子给的,他太忙了,这种小事就不麻烦他了。”

## 一撮肉松,多少人间情味

□ 成健

给心灵带来亲切轻柔的抚慰。

天下肉松风味纷呈,福建所产独树一帜。林语堂是漳州人,父亲是个乡村牧师。尽管家境比较清贫,但父亲总是想方设法给他弄来这样那样的美食,比如厦门薄饼、肉松和萝卜糕,让林语堂的童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林语堂大学毕业后在清华任教,他丰神俊朗、满腹才华,因此赢得了鼓浪屿首富廖家二小姐的芳心。1919年初,林语堂与廖翠凤喜结良缘。廖家的女人最初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并且个个擅长制作肉松。林语堂的次女太乙记述肉松制作工序时写道:“门是学问,如果炒得太久,肉炒焦了会发苦味。炒得不够干,吃起来

就不够酥脆,外公家的肉松又香又脆,是极品,亲友尝了都赞不绝口。”

林语堂婚后挈妇将雏,为求学谋生而东奔西忙,无论是落脚京沪还是漂泊欧美,老家亲属常常会给他们寄去精心制作的肉松。

肉松虽轻若棉絮,却见证了不少文化人之间的情深义重。1943年深秋,乔冠华与龚澎在重庆结为连理,好友胡风不仅即兴作诗十首表示祝贺,还特地让夫人梅志亲手做了肉松馈赠一对新人。

与冰心同年出生的俞平伯也喜欢吃肉松。有一年春天在北京,他和朱自清相约到阳台山大觉寺游玩,午餐就在塔边树下,两人分享自备的

食物。俞平伯带的是酱肉、肉松和鸭蛋等,朱自清带的是腌牛肉罐头,此外还有水果、面包之类。不料一阵大风刮过,吹得肉松犹如满天飞絮。俞平伯晚年,妻弟许宝骙去福建出差,忙碌之余不忘给他捎了些肉松。那肉松柔软而酥脆,入口自溶,俞平伯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及此事说:“骛若带来惠赐肉松,确是佳品,闽厨风味得快饫……”只是朱自清几十年前便已早逝,这回已无法和当年的老友一起分享了。

一撮肉松,可口贴心暖肚肠,其中究竟包含了多少人间情味,也许只有在父母的爱抚下,在漫长的旅途上,或者在荆棘遍地的困境,在欢聚一堂的时刻……那些亲口尝过的人,才知道。



### 有个节气叫小寒

□ 张仁君

有蝶的地方  
就有花开  
有花的绽放  
就有风响  
有风的梳柳  
就有水流  
有水的柔美  
就有山高  
就找到了  
天山之巍峨长长

有春的妩媚  
就有江南的婉约  
有夏的放肆  
就有中原的繁茂  
有秋的金黄  
就有河西走廊的缠绵  
有冬的洁白  
就走进了伊犁河谷  
牛羊在草原上飞翔

走过南北  
走过东西  
走进隆冬的木屋  
听炭火在抒情  
无意间  
走进小寒节气  
走进我的梦乡

梦里是妈妈  
厨房边的忙碌  
一桌诱人的菜肴  
梦里是奶奶  
锅门前的拾掇  
趴在腿上的欢畅  
梦里是父亲  
赶着牛车的鞭哨  
唤醒一天的劳忙  
梦里是爷爷  
摸着身上的枪伤  
讲述八路军的光荣

节气  
就是标识  
记录脚步  
描摹岁月  
回眸来时方向  
不同的节气  
就有不一样的衷肠



《第一人称单数》(日)村上春树 著 花城出版社  
定价:56.00元

8篇人称叙事小说,重现村上式奇幻青春物语。



《法治的细节》罗翔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定价:49.80元

罗翔解读热点案件,思辨法治要义。



《DK传记:伟大的作家》(英)DK出版社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定价:238.00元

100余位世界文学巨匠全收录,从但丁、莎士比亚、马尔克斯到莫言、牛津一线学者编写,深入作家的生活、爱情与创作。

本栏目书籍由新华书店提供